

一、媽媽的潤餅

韓良露

小時候寫作文，提到我家廚房時，總寫著爸爸買回來一隻大黃魚或父親烤了一個大蛋糕之類的，有一天老師終於旁敲側擊地問起我的媽媽在哪裏，我的媽媽也在家啊！只是我的媽媽很少進廚房。

爸爸包辦了廚房的工作，表面上讓媽媽很輕鬆，有些人總羨慕媽媽好福氣，嫁了個當年大家還不清楚的標準上海好男人，這幾年上海男人的形象逐漸清晰了，媽媽才恍然大悟為什麼爸爸老愛往廚房跑。

童年的時光，回憶起來，充滿著和爸爸在廚房中鑽進鑽出，東忙西弄的樂趣，長大後寫起文章，也常常爸爸長爸爸短的，就好像小時候寫作文一樣，總忘了媽媽的存在。

直到有一天，媽媽很幽怨地說起，媽媽說，為什麼你寫家中的美食時，總寫你爸爸做的菜，為什麼不寫寫我做的菜。

媽媽當時這麼說，我還一笑置之，說妳那麼少做菜，寫什麼嘛？媽媽正經八百地說每年春天都會和阿嬤一起做幾次潤餅；而做潤餅是很費功夫的，要分別把豆干、豆芽、韭菜、蛋皮、肉絲、蝦仁、高麗菜等燙好、炒好、切好，之後盛在不同的盤子中，像小孩辦家家酒似的，桌上擺得琳琅滿目，旁邊再擺上潤餅的麵皮、花生粉、虎苔、甜醬，之後大夥就一張一張地包自己的餅吃，東西不能放太多，否則餅會破，但也不能放太少，吃起來口感就不豐富了，要包得恰恰好。

在阿嬤去世後，媽媽也還是持續地每年做一兩次潤餅，但改成由我幫忙合作潤餅席，記憶中我們母女難得會一起下廚，也只有做潤餅的時光了。

當母親提醒我，她也會做潤餅時，我開始回憶吃時的那些記憶，的確，母親的潤餅，做出來的水準並不輸外婆，我突然想到，會不會母親其實也有做菜的天賦，而只是因為她運氣好（或運氣不好），她一生被兩位會做菜又愛做菜的媽媽及丈夫環繞，而廚房中是容不下兩個大廚的，因此母親只好退讓，而她的不用做菜的幸福，其實是奠基在犧牲了自己的潛能，讓她的媽媽及先生大享做菜的幸福。

後來，我答應了母親，有一天一定會寫篇文章談媽媽的潤餅，但不知怎麼回事，我一直沒寫。